

A red-toned illustration of a bird, possibly a phoenix or eagle, in flight over a mountainous landscape. The bird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center, with its wings spread wide.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stylized, layered mountain peaks and a misty atmosphere.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rendered in a monochromatic red color scheme.

西水金盾

酉水金盾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办

编辑人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顾问：施云

彭治

编审：王德松

向兴盛

主编：田兴中

副主编：龙明静

陈克君

彭开美

编辑人员：田发金 田孟扬 田松发

彭国炽 彭运勤 饶祥英

前 言

42年来，我县政法战线广大职工和武警官兵，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尽职尽责，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颂扬。为此，中共保靖县委党史办特辑《酉水金盾》一书，宣扬在对敌斗争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要想抓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政法战线的广大职工和武警官兵，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魄和斗智斗法的韬略，战胜了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本书的每一篇文章，记述了真人真事，反映了每一斗争中变幻莫测的事态情节，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特别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怎样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本书将会发人深思。

《酉水金盾》在作者的勤奋努力和有关领导的积极支持下，顺利付梓出版了，是可喜可贺的，但由于编辑水平有限，秕糠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办公室

1992年8月28日

目 录

- 最后一个匪首落网在成都……………陈克君 田兴中（1）
- 老嫗施计擒逃匪……………田松发（39）
- 何委员生擒“过山虎”……………陈克君（42）
- 徐雅南伏法记……………陈克君（50）
- 清匪女模范 孤胆擒双匪……………饶祥英（63）
- 马绍明的可耻下场……………向兴亚（66）
- 挣不脱的法网……………彭开美（70）
- 三具女尸案……………彭开美（81）
- 绝壁洞中擒凶犯……………龙明静 陈耀朗（89）
- 脱壳“金蝉”未逃脱……………龙明静（94）
- 千里作案 迁陵落网……………龙明静（97）
- 烟幕下的幽灵……………龙明静 张天华（99）
- 深山猎兽……………龙明静（104）

装疯卖傻的杀人犯·····	彭开美(107)
“吴老八”买“辣椒”·····	龙明静(118)
9小时破获一起特大盗窃案·····	彭开美(121)
校园里的惨案·····	彭一慧(128)
王国生行骗记·····	彭开美(134)
残害妇女的魔鬼·····	彭开美(160)
三下梨花村·····	龙明静(172)
“娃娃”警官的眼睛·····	龙明静(176)
女人的龙脊·····	龙明静(193)
花带上的血痕·····	龙明静(197)
不协调的故事·····	龙明静(220)
发生在231房的罪案·····	龙明静(225)
离婚咏叹调·····	龙明静(231)

最后一个匪首落网在成都

陈克君 田兴中

报载，1963年，桑植县土匪“覃勋杆子”被击毙，宣称湘西最后一个土匪覆灭。8年过去了，1971年3月，保靖匪首匡三在成都落网，应该说，湘西最后一个土匪的覆灭要算是匡三了。往后还有不有再最后一个，那便是后话。

那么匡三是一个什么样的匪首？他是怎样逃脱？怎样潜伏成都？而后最终怎样落网的？本文将以“最后一个匪首落网在成都”为题，向读者作粗略的介绍。

(一)

1949年11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141师422团全体指战员，在全县各族人民密切配合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至1950年10月止，基本上肃清了保靖县历时400余载的匪患。

在伟大胜利以后，全县人民响应县清剿土匪指挥部的号召，进一步开展了清匪挤枪运动。此时那些顽固不化的残匪，不甘自己的失败，以化整为零的战略，继续与人民为敌，妄图东山再起。

“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司令徐雅南在他们的司令部向

同伙们宣布了化整为零，继续顽抗的战略后，问同伙们有什么意见。参谋长李海鹏，卫士大队长曾汉全默默不语，一贯肯放大炮的瞎了一只眼人称独眼龙的独立大队长匡三站起来说：“我拥护司令决定，各奔前程，到蒋介石打过来以后，我们又合伙干！”在纷纷表态之后，徐雅南逐个安排去向，有三人一组的，有一人一组的，或进山洞隐藏，或下河撑船谋生，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又是匡三说话：“老子一个人单独活动。”一阵哄闹之后，徐雅南组织的最后一次会散了。从此树倒猢狲散，不可一世的“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彻底完蛋了。

话说众匪徒各自分散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那匡三虽有三分犟脾气，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也只得栖岩穴、食野菜，过着逃命生活，有时三、四天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八天八夜睡不上一个落心觉。一天，偷偷摸摸有气无力地窜回他的老家雅洞坪后山，设法搞点饭吃。听到团团转转有狗吠声，又怕是民兵或解放军组织巡逻，只好望屋叹气：“又冻又饿，日子难过啊！”站一阵，又蹲了下来，顺手在草丛中扯了一根葛藤，走到一根大松柏树下，把葛藤绞在树枝上将脑壳挂上去，突然，一只野兔从他身旁一闪而过，他犹豫了：

“狡兔三窟，难道老子不能活下去！荒山野岭到处有葛根野菜，何况老子今年还只有26岁，怎能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呢？”他想起徐雅南的话，“天无绝路之人，恶风暴雨，只是短暂的一瞬，解放军再厉害，也不过三年两载，美国正出兵朝鲜，蒋总统要反攻大陆。”匡三又觉得有一线希望，有翻身出头之日，那时又是一个大官了。再说，当年国民党湘鄂川黔边剿匪总指挥郭思演也曾夸口要根除湘西土匪嘛！剿了两

年，虽然杀了一些，但象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发，越来越多嘛！想到这些，又振作起来了。走，找吃的去，一滴露水一苗草，那有草窝饿死蛇，他趁着朦朦月色，顺着坎坷小道，向坡下走去。刚出密林，发现一块栽过红苕的土地，顿时兴奋起来：“老子有救了。”顺手折断一根树枝，蹲在土里刨起来。果然，不上一杆烟功夫，先后刨得4个红苕，用手摸了几下，连泥带土卡嚓、卡嚓地嚼起来了。吃得正香，好象有过往行人的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匡三连滚带爬，躲进路边草丛中，从草丛中瞄见两个人，一个身背马刀，一个手持梭标，一前一后向他刚站过的地方走来。突然站住了。

一个说：“刚才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这里晃了一下，你看见没有？”

一个答：“没看见，你见鬼了吧！”

一个又说：“真的，像是人，那个扯谎是杂种！”

“深更半夜，那有什么人罗！即是有什么影子，也可能是麂子或野兔。”

“也难讲，今天区里通知，匡三最近摸回来了，明天要组织万人搜山……”

“匡三那个人，三岁大伢儿都认得他，怎么肯躲在这边境。”

“也是”。

说到这里，持梭标的那个民兵突然喊声：“二哥，等等，我屙巴尿。”即把裤子一解，哗呐哗呐地屙起来了。正好那巴尿顺着草叶往下淌，流在匡三头发上，眼睛里，脸上，鼻子上，嘴巴里，又脏又臭，实在难受。可是近在咫尺，既不敢抹，又不敢动，真好似“哑子吃黄连——有苦讲

不出”。好不容易硬挨了一阵子。待两个民兵走后，匡三从草丛中爬起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面擦头上脸上的尿水，一面又暗自谩骂：“狗娘养的，在老子头上撒尿，有朝一日时运转，硬要你俩个脑壳啃草皮……”

刚从衣袋取出红苕，又想到那两个民兵刚才的谈话，“明天一早，区里组织万人搜山”，又把红苕塞进衣袋。怎么办呢？匡三三思，四川搜山跑湖南，湖南追急奔贵州，贵州不行奔湖北，天脚下是空的。

匡三走捷径、抄小路，匆匆向略水渡口飞窜。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渡口码头，一定有哨卡，若往前去，必然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万万去不得。又一个急转弯向“鬼打岩”迅跑，因为这里有“荒山野岭人绝迹，夜静更深鬼打岩”的传说，很少有人去。为了在天明以前越过花垣河，匡三一路小跑，直抵河边。眼看河水滔滔，波涛滚滚，一无船，二无桥，寒风凛冽，怎么过？匡三呆住了。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再过一餐饭时间，恐怕再也无法过河了。匡三牙一咬，边解衣裤边叫：“哎呀！我的娘，好冷啦！”一手把衣裤举过头顶，一手泅水向河东游去，虽然冻得牙齿打架，可不上十分钟就到达了彼岸，急忙穿好衣裤，向岳父彭长林的后山直奔，到了山上，选了一位置较高，又比较隐蔽的刺笼里蹲下来。此时他心里明白，天已大明，既不能外出觅食，也不能东张西望，只能等到刹黑，才能摸进岳父家，只好蜷缩在刺笼里。

太阳满山了，略水河对面出现了人挨人、手牵手的人群，把山头包围了，在叫声、骂声、哨子声中，匡三听见民兵在喊话：“匡三，你快出来，不然抓住你硬要吃你肉，刮

你皮……”那喊声使匡三震惊，那喊声又激出了他的奸笑：“你们搜吧，狗吠水牛——白费神。”

太阳搁山了，搜山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在制高点合拢了，可是连匡三的影子也没看到，只在昨天匡三趴过的地方发现一堆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大便。

日落西山，炊烟四起，又冷又饿的匡三，早已肠响如鼓了。可他不敢造次，而是眼鼓鼓地等待着夜幕的来临。

深夜，匡三出笼了，原想去岳父家，他不去了，心想搜山没抓到我，肯定会在亲戚家来找，匡三改变主意，小心翼翼地来到单家独户的田老牛家，轻轻敲门：“表叔，开门啦！”田问：“是那个，深更半夜敲门。”匡三说：“是我呀！匡三。”田老牛若有所思。“啊！来了，等等。”田老牛立刻想起了区政府、解放军关于“通匪窝匪、与匪同罪”“剿匪安民、人人有责”的宣传，悄悄对妻子说：“你从后门出去……”说罢，前去开门：“哎呀！你往那里来，我都睡得一觉了，吃饭没有？这段受苦了吧？”一言一语，表现得十分关心和同情。匡三进门后，左顾右盼，眼看没什么动静，才放心落座。“表叔，我已两天没吃饭，给我点吃的。”田老牛更体贴道：“不是亲戚不落路，不是草籽不沾身，你既然看得起表叔，杀个鸡还是应该的。你一定受惊了，听说这几天你们那边也抓得很紧，喝上两杯压压惊。”匡三婉言谢绝：“表叔，多谢了，有鸡留到以后杀，有好酒留到以后喝，我已饿巴背节骨了，等不起，有剩菜剩饭都可以。”田老牛表示歉意：“你表婶娘走家婆去了，我一个人就炒点现菜现饭吃，鼎罐空空的，我看还是煮点吃，快得很，干柴办饭，一杆烟功夫就成了。”匡三莫可奈何，等着表叔办饭吃，

田老牛急急忙忙生火做饭，约莫半个小时，匡三不等饭落水，便狼吞虎咽起来了，正当他装第二碗饭时，十多个民兵手持马刀梭标，把屋团团围住，其中几个，一涌而入。“不许动！”如雷灌耳。匡三猝不及防，束手就擒，眼看都是熟人，便扑通一声，跪地求饶：“我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一河之隔，非亲即友，请大家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吧！”话一讲完，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光洋，朝桌子上一放，“大家莫嫌弃。”民兵队长厉声制止：“匡三，你不要搞那一套！”把匡三绑了起来。

(二)

匡三被擒，第二天一早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到毛沟寨剿匪部队。连长、指导员表扬民兵们机智勇敢，生擒了匡三，立即向县剿匪指挥部汇报，迅即得到明确回答：“就地处决。”连长提讯匡三，宣布上级决定，问匡三还有什么要求？匡三面如土色，却又装出一幅绿林好汉模样，若无其事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再过十八年，又是好汉。”又显得有气无力：“别无他求，只求在杀前，‘赏个禄’。”连长马上吩咐炊事班拿酒拿饭来，当酒饭送到匡三面前时，匡三吃了两块肉，喝了两口酒，似乎食道梗塞，吞不进、咽不下，独眼里流出了几颗泪水。连长又问他：“有什么要求还可以讲。”匡三眼睛几转，对连长说：“你们杀我容易，只要一颗‘花生米’就行了，可是你们要想把我们的人捉净就万难了……”

连长道：“如此说来，你知道他们的下落。”

“当然晓得”。

“你晓得那些？”

“司令徐雅南、参谋长李海鹏、大队长李其和……都在常德一带，还有个特务网……”

“你说说具体情况看。”连长很兴致。

匡三不吭声了。

连长又催：“你说说看看！”过了一阵，匡三才半吞半吐地说了一句话：“不知你们的政策（立功受奖），是不是真的兑现？”

连长若有所思，当即表态：“我们的政策是‘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当然讲话算话，说一不二。”

“如果我带路能把那些匪首抓到，你们还杀我不？”

连长干脆果断：“当然不杀！”随即要指导员向县剿匪指挥部请示。

匡三又进一步试探：“政策好是好，就怕不兑现，那时还不是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由你们。”

连长又用真人真事对他进行宣传教育：“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起义后，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水电部部长。原湖南省省长程潜、军长陈明仁起义后，仍保留任原职。这是远处的事，近处有湘西王陈渠珍、八区专员聂鹏升、巴科贾绍桎、比耳向日新……等，都不是罪大恶极嘛！可他们投诚起义后，不但没杀他，还都安排了工作。年青有为的贾绍桎还保送到武汉大学深造……这都是事实，你听说过嘛，不信你打听打听！”

匡三觉得有一线希望，决心舍卒保车，争取宽大，万一今后有变，烂柴拄拐棍，走那里是那里，便站起来：“报告长官，我愿意将我所知道的线索全部交待，把他们抓获归案，争取宽大处理。”

连长表示欢迎：“好吧，请讲。”

指导员插话：“刚才请示县里，只要你立功赎罪，可以不杀。”

匡三的脸面即转为白色，听指导员的插话后，把土匪徐雅南司令“化整为零，分散潜伏，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整个部署和组织水上联络网的详细情况，一五一十的作了陈述。他最后说：“这些情况，如有半点虚假，你们杀我脑壳，我决不讲二话。”

连长又再次表示：“你检举揭发有功，如果真的能把那些家伙逮住，我保证对你宽大。”说着把匡三的手铐打开了。

匡三的脸色由白变红了。

县剿匪指挥部根据上级党委“跟踪追击，除恶务尽”的指示和匡三提供的线索，决定从县大队组织有余参谋长、孙有义排长等12人参加的“水上飞行组”，由孙有义任组长，在酉水河追捕匿藏的匪徒匪首。

4月27日，水上追捕开始了，“水上飞行组”全体成员身着便衣押着匡三乘船而下，行船60华里，到了永顺列夕河段，河边有一只破船，在水上颠颠簸簸，匡三使个眼色，把嘴一歪，飞行组上船迅速向破船靠拢，几个战士一拥而上，把卫士大队长曾汉全活捉。曾矢口否认，连连叫屈：“我家祖祖辈辈都打鱼，树叶落下来怕打破脑壳，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不信，请你们在团团转转问问，如果我有假，头遭五雷轰，不得好死……”

孙排长喝道：“你就是曾汉全！”

曾说：“我不是，我叫王大生。俗话说，人有相像，货有相同，你们认错人了。”

话刚落音，匡三从船舱里钻出来接腔了：“大哥，话莫讲绝，你曾大队长他们认不到，未必我也认不到，你睁眼看看我是那个，莫说你现在剃了光头，穿了件烂棉衣，就是你变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曾抬头一看，大惊失色：“啊！啊！原来是你匡三点的水呀！好，你有功，够朋友。”话未讲完，一屁股瘫倒在船上，又突然一跃而起，欲进酉水河，飞行队员们眼明手快，四支粗大的手把他像按死猪一样按在船上，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经搜查，在船底板内搜出短枪2枝，子弹70余发，成了飞行组的第一批胜利品。

旗开得胜，参谋长喜出望外，除鼓励同志们提高警惕，继续战斗外，还正告匡三只要继续努力，定能得到宽大。

匡三一面表示感激，一面又夸海口：“这算不了什么，老鼠子拖葫芦——大的在后头！”

跃马扬鞭，乘胜前进。4月29日，飞行组飞到沅陵，与沅陵公安机联系后，决定当晚行动。夜幕降临了，河岸电灯亮了，满河船只都点起了煤油灯，照得满河通红。飞行组在沅陵县公安局配合下，逐船进行清查，到十点仍无所获。匡三拖着脚镣，手指河对面：“那岩脚下有只小船，没有灯，是不是去查一下。”飞行组把船划过去，快要靠拢时，那船摇晃了，几个战士一跃上船抓住了两个人，那两人极不老实：“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三没骗人害人，四没杀人放火，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孙排长问其姓名，一说王士敏、一说钟士元。“你们敢具结吗？”孙排长问。二人异口同声：“敢，如有虚假，就地枪毙。”

“匡三快出来认认！”孙排长大声喊着。

匡三应声而出。抬头一望：“啊！原来是李海鹏参谋长和米其和大队长，久违了，几个月不见，你的连鬓胡这么长了，实在不大好认啦！”接着讲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后，又现身说法道：“你看我匡三也不是得到宽大了嘛！”

兵不卸甲，马不停蹄，5月1日，飞行组又从沅陵出发直奔常德。常德市面大，连结洞庭湖，地生、船多、人众，飞行组一时找不出线索，乘着小小飞行船，时而穿梭在碧波荡漾，一望无涯，白鹭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洞庭湖上巡视，时而在德山河边侦查。5月3日的黄昏，偶尔在距常德50里路的河口上，碰上两个头戴斗笠，身着便衣，行色匆匆，操湘西口音的人，便盘问了一下，他们自称：一个是做生意的，邵阳人，一个是走亲戚的，沅陵人。于是又喊匡三来认，匡三一看，不禁连声呼叫：“哎呀！原来是张木和大队长和熊树清卫士，你俩个可把我找苦了！”二人抬头一看，一面谩骂独眼龙（匡三）是“卖客。”一面又伸出双手乖乖地戴上了手铐。此情此景，一个战士背诵经书得来的成语：“走遍天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飞行组战功显赫，捷报频传，一星期的工夫，抓获匪参谋长等5人。除永顺军分区对此通报表彰外，《湘西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保靖县水上抓土匪”的新闻。县大队也及时发电鼓励，要求飞行组戒骄戒躁，乘胜前进。眼看形势大好，战果辉煌，飞行组的决心更大了，从领导到战士深有把握地说：“再有三五天就可以抓住徐雅南班师回保了。”参谋长更加高兴：“7天抓5匪，匡三有功劳，按照政策应该给他去掉脚镣，大家意见如何？”“对。”众口同音。匡三却提出

异议：“不行，我是判了死刑的，千万松不得，如果我跑了，你们怎么交差呀！”为兑现政策，参谋长不但给匡三弃掉脚镣，吩咐战士给匡三披上旧黄尼子衣服。匡三叩头作揖，含着眼泪表示感谢，并对天发誓：“明天不抓到徐雅南，我不是人养的！”

第二天，飞行组决定按匡三提供的情况，要在下河街一家茶馆里进行搜捕，活捉徐雅南。办法是“全面包围，重点出击”。行动中，匡三建议：“人多风大，恐怕打草惊蛇，不如我一个人先进去侦察一下，如果在里面，我们再采取行动，你们看如何？”孙排长毫不介意，当即照准。于是匡三独自向院内走去，战士们都在外面等候消息，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既不见周围的动静，也未见匡三出来，战士们眼看超过时间，建议孙排长冲进大楼进行搜查，可是孙排长不同意，又过了十分钟，仍无动静，孙排长一挥手，战士们一涌而进，对茶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番大清查，结果鸟飞毛落，踪影毫无，寻问老板娘，老板娘摇头，忽有战士报告，后窗被打开了，匡三定是从三楼跳楼了，大家往下一看，一江沅水，波浪翻滚，不见匡三的踪影。

（三）

匡三逃跑的消息，飞行组向保靖剿匪指挥部马上作了报告。指挥部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立即请示上级党委处理，上级党委决定飞行组马上撤离，押犯人回保。飞行组回保后，孙排长被押了警闭，战士们个个击胸，后悔丧失了警惕，吃不下饭。

却说匡三从下河街逃跑之后，一路小跑，到了下关码头，